

主编 张鸣 过常宝 姜继为
顾问 戴逸 彭明



中国 稗官 秘史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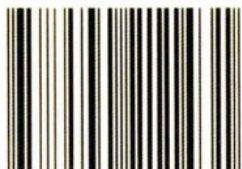


责任编辑：里功
封面设计：陈占勇
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人生如夢，轉眼即逝。



ISBN 7-5402-1143-1



9 787540 211431 >

ISBN 7-5402-1143-1

定价：1580.00 元(全八册)



警世卷

淫 佚

1. 《说苑》

汉 刘向 著

范能船 注

1423

淳于髡言齐宣王独不好士

齐宣王坐，淳于髡侍。宣王曰：“先生论寡人何好？”淳于髡曰：“古者所好四，而王所好三焉。”宣王曰：“古者所好，何与寡人所好？”淳于髡曰：“古者好马，王亦好马；古者好味，王亦好味；古者好色，王亦好色；古者好士，王独不好士。”宣王曰：“国无士耳，有则寡人亦说之矣。”淳于髡曰：“古者骅骝骝骝^①，今无有，王选于众，王好马矣；古者有豹象之胎，今无有，王选于众，王好味矣；古者有毛嫱、西施^②，今无有，王选于众，王好色矣。王必将待尧、舜、禹、汤之士而后好之，则尧、舜、禹、汤之士亦不好王矣。”宣王嘿然^③无以应。

国有五寒

单快^④曰：“国有五寒，而冰冻不与焉。一曰政外^②，二曰女厉^③，三曰谋泄，四曰不敬卿士而国家败，王曰不能治内而务外。此五者一见，虽祠无福，除祸必得，致福则贷^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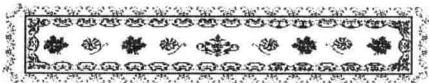
【注释】

①骅骝骝骝 (huáliúqiúji): 皆指良马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骝骝骝骝，一日而驰千里。”故可译作千里马。骝骝，亦作华骝，骏马。②毛嫱 (qiáng)、西施：皆古之美人名。③嘿 (mò) 然：即默然。嘿，同默。

【注释】

①单 (shàn) 快：人名。单，姓。②政外：以外为政，即不专心于政事。③女厉：女祸。厉，祸患。④贷：失去。





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十

石隤曰：“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，国君不可以不慎也！妃妾不一，足以亡；公族^①不亲，足以亡；大臣不任，足以亡；国爵不用，足以亡；亲佞^②近谗^③，足以亡；举百事不时，足以亡；使民不节，足以亡；刑罚不中，足以亡；内失众心，足以亡；外慢^④大国，足以亡。”

王子果不立

王子建^①出守于城父^②，与成公乾^③遇于畴^④中。问曰：“是何也？”成公乾曰：“畴也。”畴也者，何也？”“所以为麻也。”“麻也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所以为衣也。”成公乾曰：“昔者庄王伐陈，舍^⑤于有萧氏^⑥，谓路室之人曰：‘巷其不善乎！何沟之不浚也？’庄王犹如巷之不善，沟之不浚^⑦；今吾子^⑧不知畴之为麻，麻之为衣，吾子其不主社稷乎！”王子果不立。

淫惑之国不亡必残

晋文公合诸侯而盟曰：“吾闻国之昏，不由声色，必由奸利^①。好乐声色者淫也，贪奸者惑也。夫淫惑之国，不亡必残。自今以来，无以美妾疑妻，无以声乐妨政，无以奸情害公，无以货利示^②下。其有之者，是谓伐其根素^③，流于华叶^④。若此者有患无忧，有寇勿弭^⑤。不如言者盟示之。”于是君子闻之曰：“文公其知道乎！其不王者，犹无佐^⑥也。”

智襄子室美而亡

智襄子为室美^①，士茁夕焉^②，智伯曰：“室美矣夫！”对曰：“美则美矣，抑臣亦有惧也^③。”智伯曰：“何惧？”对曰：“臣以秉笔事君，记有之曰：‘高山峻原^④，不生草木，松柏之地，其土不肥。’今土木胜人^⑤，臣惧其不安人也。”室成三年而智氏亡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族：诸侯的同族。②佞(nìng)：善于以巧言谄媚的人。③谗(chán)：这里指说别人坏话的人。④慢(màn)：轻侮，倨傲。颜师古曰：“慢与慢同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建：春秋时楚平王的儿子。②城父：春秋楚邑，在今河南襄城西。③成公乾：人名。④畴：田亩，已耕作的田地。⑤舍：作动词。⑥有萧氏：部落名。⑦浚(jùn)：疏浚。⑧吾子：尊称王子建。

【注释】

①奸利：以非法手段求得利益。②示：以事告人，引诱的意思。③根素：事理朴质的根本。④华叶：指表面的华靡。⑤弭(mǐ)：停止，消除。⑥佐：辅助，指辅助周天子。

【注释】

①智襄子：即智伯。②士茁：智伯的家臣，其人不详。夕：傍晚时朝见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：“右尹子革夕，王见之。”③抑：表轻微转折，意为“不过”。④峻原：原文为“浚源”，于文义费解，《晋语》作“峻原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引此文也作“峻原”，今据改。⑤土木胜人：《国语·晋语九》无“人”字。



齐人弑其君

【注释】

①齐人弑其君：公元前548年，崔杼因齐庄公与妻子通奸而杀死齐庄公。事见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。

②鲁襄公：春秋时鲁国国君，名午，公元前572年至前542年在位。③师懼：人名，鲁国乐官。④虐：残害。

齐人弑其君^①，鲁襄公援戈而起曰^②：“孰臣而敢杀其君乎？”师懼曰^③：“夫齐君治之不能，任之不肖，纵一人之欲，以虐万夫之性^④，非所以立君也；其身死，自取之也。今君不爱万夫之命，而伤一人之死，奚其过也！其臣已无道矣，其君亦不足惜也。”

2. 《世说新语》

南朝宋 刘义庆 著

张勃之 注

【注释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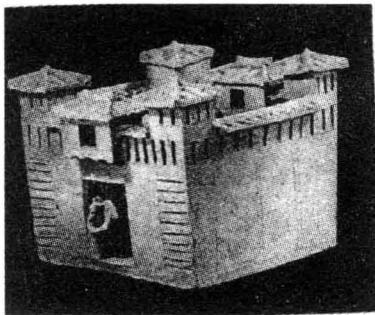
①殷荆州：殷仲堪，任荆州刺史。②左右：身边近侍。不之通：不向他通报。之，指代殷仲堪。③初不：从来不。初，在否定词“不”、“无”前，表示程度。④纵：即使。⑤贤贤易色：语出《论语·学而》，谓以好色之心换为尊贤之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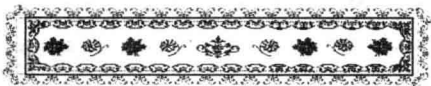
●桓玄诣殷荆州^①，殷在妾房昼眠，左右辞不之通^②。桓后言及此事，殷云：“初不眠^③，纵有此^④，岂不以‘贤贤易色’也^⑤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羊孚，字子道，东晋泰山（今属山东）人。羊绥子。历官太学博士、兖州别驾、太尉记室参军。为桓玄心腹，早亡。②吴声：东晋南北朝时南方民歌的一种，即长江下游扬州一带的民歌。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四：“盖自永嘉渡江之后，下及梁、陈、咸都建业，吴声歌曲起于是也。”吴声歌曲今存《乐府诗集》中三百余首，以《子夜歌》、《子夜四时歌》、《前溪歌》、《读曲歌》、《碧玉歌》及《华山畿》等曲为多，内容多为恋歌。③当：大概，表示推断。妖而浮：妖冶而浮艳，谓美丽动人而辞藻华美。

●桓玄问羊孚^①：“何以共重吴声^②？”羊曰：“当以其妖而浮^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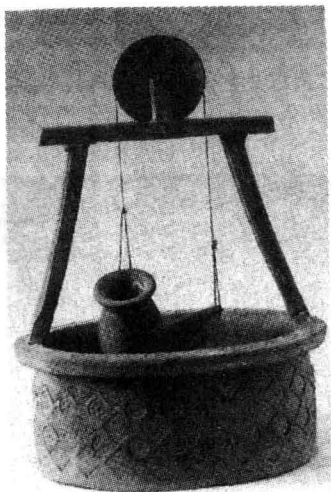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●孙休好射雉^①，至其时，则晨去夕反^②，群臣莫不此谏^③：“此为小物，何足甚耽^④？”休曰：“虽为小物，耿介过人^⑤，朕所以好之。”

●周伯仁风德雅重^①，深达危乱^②。过江积年，恒大饮酒。尝经三日不醒。时人谓之“三日仆射”^③。

●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，皆丽服藻饰^①，置甲煎粉、沉香汁之属^②，无不毕备。又与新衣著令出，客多羞不能如厕^③。王大将军往，脱故衣，著新衣，神色傲然。群婢相谓曰：“此客必能作贼！”



【注释】

①孙休(233—263)：三国吴孙权第六子，字子烈。初封琅邪王，出居丹阳，徙会稽。孙权死，少子孙亮继位。孙琳废孙亮，迎立孙休为帝。在位七年而死，谥景皇帝。雉(zhì 峙)：鸟名。俗称野鸡。②反：通“返”。③止谏：劝阻。④耽(dān 丹)：贪恋；酷好。⑤耿介：正直有节操。按：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“士执雉”郑玄注：“雉，取其守介而死，不失其节。”孙休即借《周礼》注语以拒谏。

【注释】

①周伯仁：周顗，字伯仁。风德：风操德行。雅重：雅正庄重。②达：洞察。危乱：危险动乱。③仆射(yè 夜)：官名。为尚书令之副手，职权甚重。周顗任尚书左仆射。

【注释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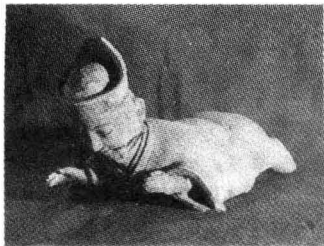
①藻饰：修饰；打扮。②甲煎粉：即甲香膏。用作唇脂的芳香软膏。用一种产于江南水边形似蜗牛的软体动物叫做“甲香”的甲或盖，磨碎，和以药草、果花，或再加沉香、麝香之类，浸渍在蜂蜡中制成。沉香汁：一种沉香洗剂，用外皮朽烂的沉香木枝条浸泡在水中制成。③客多羞不能如厕：谓客人多因羞于脱衣而不去上厕所。如，往。《晋书·王敦传》作“客多羞脱衣”，刘注引《语林》，说刘琨拜访石崇，去上厕所，看见有绛纱帐大床，垫褥很华丽，有两个婢女手持锦香囊。他急忙退出，对石崇说：“刚才误入你的内室。”石崇说：“这是厕所呀。”《晋书·刘琨传》所记同。

【注释】

①魏甄后：三国魏文帝曹丕之皇后。惠：通“慧”。聪明。②袁熙：字显奕，袁绍次子。为人有勇力。初领幽州。袁氏兵败，与弟袁尚奔辽东投公孙康，为康所杀。③曹公：曹操。屠郾：屠戮郾城。郾，县名。为冀州治所。故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。东汉末袁绍为冀州牧，镇郾。绍死，其子袁尚守此。汉献帝建安九年（204），曹操攻破郾城。④五官中郎：汉献帝建安十六年（211），曹丕始以曹操世子为五官中郎将，置官属。为丞相之副。破郾在建安九年，于此称为“五官中郎”，当为后来追记之称。将：带；带领。⑤奴：犹言他（她），含轻蔑意。此指甄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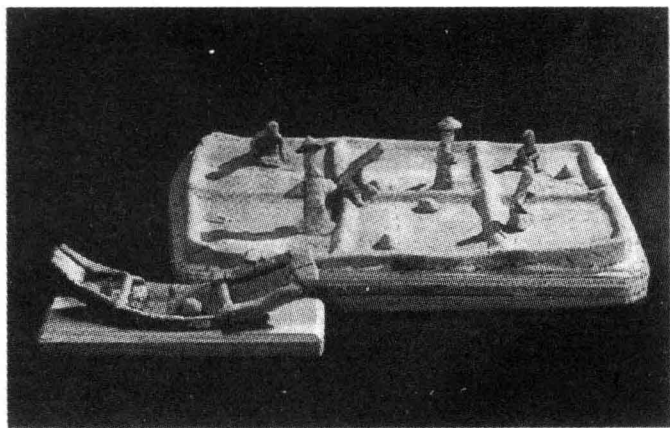
【注释】

①荀奉倩：荀粲，字奉倩，三国魏颍川颍阴（今河南许昌）人。荀彧幼子。见《文学》9。刘注引《荀粲别传》，谓其妻系驃骑将军曹洪之女，有美色。妻死，约一年后，荀粲亦死，年二十九。至笃：谓情爱深厚。②𦵔（yùn 蕴）：紧贴。③裴令：裴楷。④兴到：兴之所至。⑤昧为……所蒙蔽。



●魏甄后惠而有色^①，先为袁熙妻^②，甚获宠。曹公之屠郾也^③，令疾召甄，左右白：“五官中郎已将去^④。”公曰：“今年破贼，正为奴^⑤。”

●荀奉倩与妇至笃^①，冬月妇病热，乃出中庭自取冷，还以身𦵔之^②。妇亡，奉倩后少时亦卒，以是获讥于世。奉倩曰：“妇人德不足称，当以色为主。”裴令闻之^③，曰：“此乃是兴到之事^④，非盛德言，冀后人未昧此语^⑤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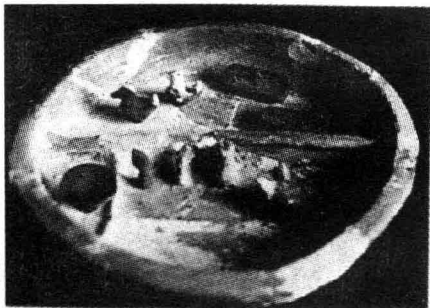


3.《南北史续世说》

唐 李焘 著
郑麦 黄明 注

陈叔宝苟欲求名

隋监守者奏言：“陈叔宝云^①：‘既无秩位，每预朝集，愿得一官号。’”隋文帝^②曰：“叔宝全无心肝。”监者又言：“叔宝常耽醉，罕有醒时。”隋文帝使节其酒，既而曰：“任其性，不尔，何以过日。”常侍宴，及出，隋文帝目之曰：“此败岂不由酒？将作诗功夫，何如思安时事。当贺若弼度京口^③，彼人密启告急，叔宝为饮酒，遂不省之。高颀至日^④，犹见启在床下，未开封。此亦是可笑，盖天亡也。昔苻氏所征得国^⑤，皆荣贵其主。苟欲求名，不知违天命，与之官，乃违天也。”



宋孝武帝围棋甚劣

孝武好围棋^①，棋甚拙，去格七八道^②，物议共欺为第三品^③。与第一品王抗，依品赌戏。抗饶借帝^④，曰：“皇帝飞棋，臣抗不能断。”帝以为信然，好之愈笃。虞愿曰^⑤：“尧以此教丹朱^⑥，非人主所宜好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叔宝：南朝陈皇帝，陈后主，公元582~589年在位。字元秀，小字黄奴。在位时大建宫室，生活奢侈，日与妃嫔、文臣游宴，制作艳词，隋兵南下时，恃长江天险，不以为意。公元589年隋兵入建康，被俘，后在洛阳病死。②隋文帝：隋朝建立者杨坚。公元581~604年在位。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，统一全国，加强中央集权。后被太子杨广杀死。

③贺若弼：字辅伯，洛阳（河南洛阳）人。善属文，隋文帝赐宝刀，参加灭陈有功，拜大将军，隋炀帝时被诛。京口：江苏丹徒县。隋伐陈。贺若弼自广陵度京口，即此。④高颀：字昭元，滹（河北景县）人。隋文帝时拜尚书左仆射，伐陈为元帅，以功封齐国公，坐事免，炀帝即位，拜太常，炀帝修靡，高颀谏之，被杀。⑤苻氏：指十六国时前秦皇帝苻坚，字永固，略阳临渭（今甘肃秦安东南）人，氏族。公元357~385年在位。国政修明，势力强盛，先后攻灭前燕、前凉、代国，取凉州、西域、巴蜀。公元383年南下攻晋，败于淝水。后被姚萇所执，缢死。

【注释】

①孝武：名刘骏，南朝宋第四代皇帝，公元454~464年在位。②格：法式、标准。③物议：众人的议论。品：品级。④饶借：饶先，让人居先。⑤虞愿：字士恭，余姚人，南朝齐时任晋安太守，以清廉著称。⑥丹朱：尧的儿子，懒惰好游乐。



4. 《清异录》

●开元中、后宫繁众，侍御寝者难于取舍，为彩局儿以定之。集宫嫔，用骰子掷，最胜一人乃得专夜。宦瑞私号骰子为“剝角媒人”。

●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。故事：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男，不使交千日。烹庖，名火灵库，公间日进一只焉。始亦见功，终致绝命。

●宝历中，帝造纸箭、竹皮弓，纸间密贮龙麝末香，每宫嫔群聚，帝躬射之，中者浓香触体，了无痛楚。宫中名“风流箭”。为之语曰：“风流箭中的，人人愿。”

●同光既即位，犹袭故态，身预俳优。尚方进御巾裹，名品日新，今伶人所顶，尚有合其遗制者。曰圣逍遥、安乐巾、珠龙便巾、清凉宝山、交龙太守、六合舍人、二仪幞头、乌程样、玲珑高常侍、小朝天、玄虚令、漆相公、自在冠、凤翼、三千日华、轻利巾、九叶云、黑三郎、庆云仙、圣天宜卿，凡二十品。

●刘铢昏纵角出，得波斯女，年破瓜，黑脂而慧艳，善淫，曲尽其妙，铢嬖之，赐号“媚猪”。延方士求健阳法，久乃得，多多益办。好观人交，选恶少年，配以雏宫人，皆妖俊美健者，就后圆褰衣，使露而偶，铢扶媚猪延行览玩，号曰“大体双”。又择新采异，与媚猪对，鸟兽见之熟，亦作合。

5. 《朝野僉载》

●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，金银、珠玉、宝贝之类罔不毕萃，旷古以来，未曾闻见。铺象牙床，织犀角簟，鼈貂之褥，蛩蠹之毡，汾晋之龙须、河中之凤翮以为席。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通，逼之也。同饮以碗盏一双，取其常相逐。迥秀畏其盛，嫌其老，乃荒饮无度，昏醉是常，频唤不觉。出为衡州刺史。易之败，阿臧入官，迥秀被坐，降为卫州长史。

●内官过武三思宅，三思曲意只承，恣其所欲。装束少年男子，衣以罗绮，出入行觞，驰驱不食，淫戏忘反，倡荡不归。争称三思之忠节，共





誉三思之才贤。外受来婆之奸，内构逆韦之罟。

●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，铸铜为桂树，金花银叶，帝每骑马自照，人马并在镜中。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。

●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、十六夜，於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，衣以锦绮，饰以金玉，燃五万盏灯，簇之如花树。宫女千数，衣罗绮，曳锦绣，耀珠翠，施香粉。一花冠、一巾帔皆万钱，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。妙简长安、万年少女妇千余人，衣服、花钗、媚子亦称是，於灯轮下踏歌三日夜，欢乐之极，未始有之。

6.《明皇杂录》

●玄宗幸华清宫，新广汤池，制作宏丽。安禄山於范阳，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，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，雕镂巧妙，殆非人工。上大悦，命陈於汤中，又以石梁横亘汤上，而莲花才出於水际。上因幸华清宫，至其所，解衣将入，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，状欲飞动。上甚恐，遽命撤去，其莲花犹存。又尝於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，环回甃以文石，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，置於其中，至於楫橈，皆节以珠玉。又於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，以状瀛洲、方丈。上将幸华清宫，贵妃姊妹竞车服。为一棹车，饰以金翠，间以珠玉，一车之费，不下数十万贯。既而重甚，牛不能引，因复上闻，请各乘马。於是竞购名马，以黄金为衔鞅，组绣为障泥。共会於国忠宅，将同入禁中，炳炳照灼，观者如堵。自国忠宅至於城东南隅，仆御车马，纷纭其间。国忠方与客坐於门下，指而谓客曰：“某家起於细微，因缘椒房之亲，以至於此。吾今未知税驾之所，念终不能致今名，要当取乐於富贵耳。”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，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。太平公主玉叶冠，虢国夫人夜光枕，杨国忠锁子帐，皆稀代之宝，不能计其直。

●唐玄宗在东洛，大酺於五凤楼下，命三百里内县令、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，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。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於车上，皆衣以锦绣，伏厢之牛，蒙以虎皮，及为犀象形状，观者骇目。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，联袂歌《于蔦》。于蔦，鲁山文也。玄宗闻而异之，试徵其词，乃欢曰：“贤人之言也。”其后，上谓宰臣曰：“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？”促命徵还，而授以散秩。每赐宴设醺会，则上御勤政楼。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，盛列旗帜，皆帔黄金甲，衣短后绣袍。太常陈乐，卫尉张幕后，诸蕃酋长就食府县。教坊大陈山车旱船、寻橦走索、丸剑角抵、戏马斗鸡。又令





宫女数百，饰以珠翠衣以锦绣，自帷中出。击雷鼓为《破阵乐》、《太平乐》、《上元乐》。又列大象、犀牛入场，或拜舞，动中音律。每正月望夜，又御勤政楼，观作乐。贵戚里，官设看楼。夜阑，即遣宫女於楼前歌舞以娱之。

●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，各为左右，分为部，目为某家宠、某家骄。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，上俾之教习，无不曲尽其妙。因命衣以文绣，络以金银，饰其鬃鬣，间杂珠玉。其曲谓之《倾杯乐》者数十回，奋首鼓尾，纵横应节。又施三层板床，乘马而上，旋转如飞。或命壮士举一榻，马舞於榻上，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，皆衣淡黄衫、文玉带，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。每千秋节，命舞於勤政楼下。其后上既幸蜀，舞马亦散在人间。禄山常观其舞而心爱之，自是因以数匹置於范阳。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，不之知也，杂之战马，置之外栈。忽一日，军中享士，乐作，马舞不能已。厮养皆谓其为妖，拥彗以击之。马谓其舞不中节，抑扬顿挫，犹存故态。吏遽以马怪白承嗣，命捶之甚酷，马舞甚整，而鞭撻愈加，竟毙於柝下。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，惧暴而终不敢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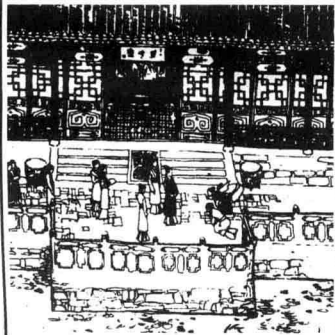
●天宝中，诸公主相效进食，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，水陆珍羞数千，一盘之贵，盖中人十家之产。中书舍人窦华尝因退朝，遇公主进食，方列於通衢，乃传呵按辔，行於其间。官苑小儿数百人奋挺而前，华仅以身免。

7.《酉阳杂俎》

●中宗景龙中，召学士赐猎，作吐陪行，前方后圆也。有二大雕，上仰望之，有放挫啼曰：“臣能取之。”乃悬死鼠於鸢足，联其目，放而钓焉，二雕果击於鸢盘，狡兔起前，上举挝击毙之，帝称“那庚”，从臣皆呼万岁。

●天宝末，交趾贡龙脑，如蝉蚕形。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，禁中呼为瑞龙脑。上唯赐贵妃十枚，香气彻十馀步。上夏日尝与亲王棋，令贺怀智独弹琵琶，贵妃立於局前观之。上数枰子将输，贵妃放康国獬子於坐侧。獬子乃上局，局子乱，上大悦。时风吹贵妃领巾於贺怀智巾上，良久，回身方落。贺怀智归，觉满身香气非常，乃卸幞头，贮於锦囊中。及上皇复宫阙，追思贵妃不已，怀智乃进所贮幞头，具奏他日事。上皇发囊，泣曰：“此瑞龙脑香也。”

●威远军子将臧平者，好斗鸡，高於常鸡数寸，无敢敌者。威远监军与





物十疋强买之，因寒食乃进。十宅诸王皆好斗鸡，此鸡凡敌数十，犹擅场怙气。穆宗大悦，因赐威远监军帛百疋。主鸡者想其蹊距，奏曰：“此鸡实有弟，长趾善鸣，前岁卖之河北军将，获钱二百万。”

●瓜恶香，香中尤忌麝。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，姬妾百馀，尽骑，香气数里，逆於人鼻。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，瓜尽死，一带不获。

8.《两京记》

●太宗车驾始幸洛阳宫，唯因旧宫无所改制，终於贞观、永徽之间，荒芜虚耗。置都之后，方渐修补，龙朔中，诏司农少卿韦机更缮造。高宗常谓机曰：“两京朕东西二宅，来去不恒，卿宜善思修建。”始作上阳等宫。至武太后，遂定都於此，日已营构，而官府备矣。

●崇仁坊西南隅，长宁公主宅。既承恩，盛加雕饰，朱楼绮阁，一时胜绝。又有山池别院，山谷亏蔽，势若自然。中宗及韦庶人数游於此第，留连弥日，赋诗饮宴。上官昭容操翰於亭子柱上写之。韦氏败，公主随夫为外官，初欲出卖木石，当二千万，山池别馆仍不为数。遂奏为观，请以中宗号为名。词人名士竞入游赏。

9.《杨太真外传》

●“天宝”五载七月，妃子以妒悍忤旨。乘单车，令高力士送还杨钁宅。及亭午，上思之不食，举动发怒。力士探旨，奏请载还，送院中宫人衣物及司农米面酒饌百馀车。诸姊及钁初则惧祸聚哭，及恩赐浸广，御饌兼至，乃稍宽慰。妃初出，上无聊，中官趋过者，或笞撻之，至有惊怖而亡者。力士因请就召，既夜，遂开安兴坊，从太华宅以入。及晓，玄宗见之内殿，大悦。贵妃拜泣谢过。因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。贵妃诸姊进食作乐。自兹恩遇日深，后宫无得进幸矣。

●上在百花院便殿，因览《汉成帝内传》，时妃子后至，以手整上衣领，曰：“看何文书？”上笑曰：“莫问。知则又殢人。”觅去，乃是“汉成帝获飞燕，身轻欲不胜风。恐其飘翥，帝为造水晶盘，令宫人掌之而歌舞。又制七宝避风台，间以诸香，安於上，恐其四肢不禁”也。上又曰：“尔则任吹多少。”盖妃微有肌也，故上有此语戏妃。妃曰：“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可掩前古。”





●上每年冬十月，幸华清宫，常经冬还宫阙，去即与妃同辇。华清宫有端正楼，即贵妃梳洗之所；有莲花汤，即贵妃澡沐之室。国忠赐第在宫东门之南，虢国相对。韩国、秦国、蕤栋相接。天子幸其第，必过五家，赏赐燕乐。扈从之时，每家为一队，队著一色衣。五家合队相映，如百花之焕发。遗细坠舄，琴瑟珠翠，燦於路歧，可掬。会有人俯身一窥其车，香气数日不绝。驰马千馀头疋，以剑南旌节器仗前驱。出有饌饮，远有软脚。远近饷遗珍玩狗马，阉侍歌儿，相望於道。及秦国先死，独虢国、韩国、国忠转盛。虢国又与国忠乱焉。略无仪检，每入朝谒，国忠於韩、虢连辔，挥鞭骤马，以为谐谑。从官嫔姬百馀骑。秉烛如画，鲜装袿服而行，亦无蒙蔽。衢路观者如堵，无不骇欢。十宅诸王男女婚嫁，皆资韩、虢绍介；每一人纳一千贯，上乃许之。

10.《开元天宝遗事》

●长安进士郑愚、刘参、郭保衡、王冲、张道隐等十数辈，不拘礼节，旁若无人。每春时，选妖妓三五人，乘小棹车，指名园曲沼，藉草裸形，去其巾帽，叫笑喧呼，自谓之颠饮。

●明皇与贵妃幸华清宫，因宿酒初醒，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药。上亲折一枝，与妃子递嗅其艳，帝曰“不惟萱草忘忧，此花香艳，尤能醒酒。”

●明皇於禁苑中，初有千叶桃盛开，帝与贵妃日逐宴於树下。帝曰：“不独萱草忘忧，此花亦能销恨。”

●开元末，明皇每至春时旦暮，宴於宫中，使嫔妃辈争插艳花，亲观捉粉蝶放之，随蝶所止幸之。后因杨妃专宠，遂不复此戏也。

●明皇未得妃子，宫中嫔妃辈投金钱赌侍帝寝，以亲者为胜。召入妃子，遂罢此戏。

●明皇与贵妃，每至酒酣，使妃子统宫妓百馀人，帝统小中贵百馀人，排两阵于掖庭中，目为风流阵。以霞被锦被张之，为旗帜攻击相斗，败者罚之巨觥以戏笑。时议以为不祥之兆，后果有禄山兵乱，天意人事不偶然也。



●岐王少惑女色，每至冬寒手冷，不近於火，惟於妙妓怀中揣其肌肤，称为暖手，当日如是。

●五月五日，明皇避暑游兴庆池，与妃子昼寝於水殿中。宫嫔辈凭栏倚槛，争看雌雄二鸂鶒戏於水中。帝时拥贵妃於绡帐内，谓宫嫔曰：“尔等爱水中鸿鹄，争如我被底鸳鸯？”

●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，凭栏望月不尽，帝意不快，遂勅令左右：于池西岸别筑百尺高台，与吾妃子来年望月。后经禄山之兵，不复置焉，惟有基址而已。

●杨国忠於冬月，常选婢妾肥大者，行列於前，令遮风。盖藉人之气相暖，故谓之肉阵。

●明皇秋八月，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，帝与贵戚宴赏焉。左右皆欢美。久之，帝指贵妃示於左右曰：“争如我解语花？”

●御苑新有千叶桃花，帝亲折一枝插於妃子宝冠上，曰：“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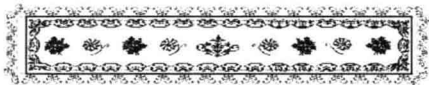
●明皇正宠妃子，不视朝政。安禄山初承圣眷，因进助情花香百粒，大小如粳米而色红。每当寝处之际，则含香一粒，助情发兴，筋力不倦。帝秘之曰：“此亦汉之慎卹胶也。”

●宁王好声色，有人献烛百炬，似蜡而膩，似脂而硬，不知何物所造也。每至夜筵，宾妓间坐，酒酣作狂，其烛则昏昏然，如物所掩；罢则复明矣，莫测其怪也。



11.《杜阳杂编》

●载宠姬薛瑶英攻诗书，善歌舞，仙姿玉质，肌香体轻，虽旋波、摇光、飞燕、绿珠，不能过也。瑶英之母赵媚，亦本岐王之爱妾也，后出为薛氏之妻，生瑶英，而幼以香啗之，故肌香也。及载纳为姬，处金丝之帐，却尘之褥。其褥出自勾骊国，一云是却尘之兽毛所为也。其色殷鲜，光软无比。衣龙绡之衣，一袭无一二两，搏之不盈一握。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，故於异国以求是服也。唯贾至、杨公南与载友善，故往往得见歌舞。至因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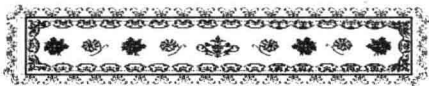
诗曰：“舞怯铢衣重，笑疑桃脸开，方知汉武帝，虚筑避风台。”公南亦作长歌褒美，其略曰：“雪面蟾娥天上女，凤箫鸾翅欲飞去。玉钗碧翠步无尘，楚腰如柳不胜春。”瑶英善为巧媚，载惑之，怠於尘务。而瑶英之父曰宗本，兄曰从义，与赵媚递相出入，以构贿赂，号为关节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腹心。而宗本辈以事告者，载未尝不谄之。天下赍宝货求大官职，无不恃载权势，指薛卓为梯媒。及载死，瑶英自为俚妻矣。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而崇贪名，自一妇人而致也。

●上好神仙术，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。复修降真台，春百宝屑以涂其地，瑶榼金棋，银槛玉砌，晶莹炫耀，看之不定。内设玳瑁帐、火斋床，焚龙火香，荐无忧酒。此皆他国所献也。上每斋戒沐浴，召道士赵归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。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，皆如红玉。又渤海贡马脑柜、紫瓷盆，马脑柜方三尺，深色如茜所制，工巧无比，用貯神仙之书，置之帐侧。紫瓷盆量容半斛，内外通莹，其色纯紫，厚可寸馀，举之则若鸿毛。上嘉其光洁，遂处於仙台秘府，以和药饵。后王才人掷玉环，误缺其半菽，上犹欢息久之。

●十四年春，诏大德僧数十辈於凤翔法门寺迎佛骨。百官上疏谏，有言宪宗故事者。上曰：“但生得见，歿而无恨也。”遂以金银为宝刹，以珠玉为宝帐香舁，仍用孔雀毳毛饰其宝刹。小者高一丈，大者二丈，刻香檀为飞帘、花槛、瓦木、阶砌之类，其上徧以金银覆之。舁一刹则用夫数百，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，工巧辉煌，与日争丽。又悉珊瑚、马脑、真珠、瑟瑟缀为幡幢，计用珍宝不啻百斛；其剪彩为幡为伞，约以万队。四月八日，佛骨入长安，自开远门〔达〕安福楼，夹道佛声振地，士女瞻礼，僧徒道从。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，泣下沾臆。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，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悉赐银碗锦彩。长安豪家竞饰车服，驾肩弥路，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，莫不蔬素以待恩福。时有军卒断左臂於佛前，以手执之，一步一礼，血流满地，至於肘行膝步，啗指截发，不可算数。又有僧以艾覆顶上，谓之炼顶。火发痛作，即掉其首呼叫。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，而痛不可忍，乃号哭卧於道上。头顶焦烂，举止苍迫，凡见者无不大笑焉。上迎佛骨入内道场，即设金花帐、温清床，龙鳞之席，凤毛之褥，焚玉髓之香，荐瓊膏之乳，皆九年河陵国所贡献也。初迎佛骨，有诏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垒土为香刹。或高一二丈，迨八九尺，悉以金翠饰之，京城之内约及万数。是妖言香刹摇动，有佛光庆云现路衢，说者迭相为异。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，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。或水银以为池，金玉以为树，竞聚僧徒，广设佛像，吹螺击钹，灯烛相继。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於其间，恣为嬉戏。又结锦绣为小车輿以载歌舞。如是充於輶轂之下，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。是岁秋七月，天子晏驾，公主薨而上崩，同昌之号明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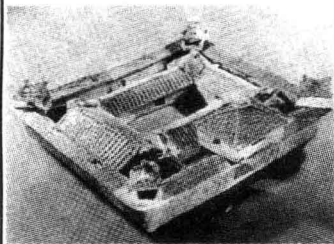
●咸通九年，同昌公主出降，宅於广化里，赐钱五百万贯，仍罄





内库宝货以实其宅。至於房枕、户牖，无不以珍异饰之。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、食贵、水槽、釜铛、盆瓮之属，仍镂金为箴箴箕筐。制水精、火齐、琉璃、玳瑁等床、悉槽以金龟银螯。又琢五色玉器为什合，百宝为图案。又赐金麦、银米共数斛，此皆太宗（庙）〔朝〕条支国所献也。堂中设连珠之帐，却寒之帘，犀簟牙席，龙鬬凤褥。连珠帐，续真珠为之也。却寒帘，类玳瑁班，有紫色，云却寒之鸟骨所为也，未知出自何国，又有鹧鸪枕、翡翠匣、神丝绣被。其枕以七宝合成，为鹧鸪之状。翡翠匣，积毛羽饰之。神丝绣被，绣三千鸳鸯，仍间以奇花异叶，其精巧华丽绝比。其上缀以灵粟之珠，珠如粟粒，五色辉焕。又带黼忿犀、如意玉。其犀圆如弹丸，入土不朽烂，带之令人黼忿怒。如意玉类桃实，上有七孔，云通明之象也。又有瑟瑟幕、纹布巾、火蚕绵、九玉钗。其幕色如瑟瑟，阔三丈，长一百尺，轻明虚薄，无以为比，向空张之，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真珠，虽大雨暴降不能湿溺，云以鲛人瑞香膏传之故也。纹布巾即手巾也，洁白如雪，光软特异，拭水不濡，用之弥年不生垢腻。二物称得之鬼谷国。火蚕绵云出炎洲，絮衣一袭用一两，稍过度则煊蒸之气不可近也。九玉钗上刻九鸾，皆九色，上有字曰玉儿。工巧妙丽，殆非人工所制。有金陵得之者，以献，公主酬之甚厚。一日昼寝，梦绛衣奴授语云：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。及觉，具以梦中之言言於左右。洎公主薨，其钗亦亡其处。韦氏异其事，遂以实话於门人。或有云：玉儿即潘妃小字也。逮诸珍异不可具载。自两汉至皇唐，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。公主乘七宝步辇，四面缀五色香囊，囊中贮辟寒香、辟邪香、瑞麟香、金凤香。此香异国所献也，仍杂以龙脑金屑。刻镂水精、马脑、辟尘犀为龙凤花，其上仍络以真珠玳瑁，又金丝为流苏，雕轻玉为浮动。每一出游，则芬馥满路，晶莹照灼，观者眩惑其目。是时中贵人买酒於广化旗亭，忽相谓曰：“坐来香气，何太异也？”同席曰：“岂非龙脑耶？”曰：“非也，余幼给事於嫔御宫，故常闻此，未知今日由何而致。”因顾问当垆者，遂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换酒於此也。中贵人共视之，益欢其异。上每赐御饌汤物，而道路之使相属。其饌有灵消炙、红虬脯，其酒有凝露浆、桂花醕，其茶则绿华、紫英之号。灵消炙，一羊之肉取之四两，虽经暑毒终不见败。红虬脯，非虬也，但佇於盘中则健如虬，红丝高一尺，以筋抑之无数分，撤则复其故。迨诸品味，人莫能识，而公主家饌饫如里中糠粃。一日，大会韦氏之族於广化里，玉饌俱列，暑气将甚，公主命取澄水帛，以水蘸之，挂于南轩，良久满座皆思挾纻。澄水帛长八九尺，似布而细，明薄可鉴，云其中有龙涎，故能消暑毒也。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，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，令僧祁捧立堂中，而光明如画焉。公主始有疾，召术士米姚为灯法，乃以香蜡烛遗之。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，或诣门诘其故，姚具以事对。其烛方二寸，上被五色文，卷而蒸之，竟夕不尽，郁烈之气可闻於百步。馀烟出其上，即成楼阁台殿之状，或云蜡中有蜃脂故也。公主疾既甚，医者欲难其药餌，奏云得红蜜、白猿膏食之可愈。上令访内库，得红蜜数石，本兜离国所贡也；白猿脂数瓮，本南海所献也。虽日加餌，一无其验，而公主薨。上哀痛之，自





制挽歌词，令百官继和。及庭祭日，百司与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於韦氏之庭，家人争取其灰以择金宝。及葬於东郊，上与淑妃御延兴门，出内库金玉驰马、凤凰、麒麟，各高数尺，以为威仪。其衣服玩具悉与生人无异，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昇，刻木为楼阁、宫殿、龙凤、花木、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，以绛罗多绣络金银瑟瑟为帐幕者亦各千队，结为幢节伞盖，弥街翳日。旌旗、珂珮、兵士、卤簿率加等。以赐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，焚升霄降灵之香，击归天紫金之磬，繁华辉映，殆二十馀里。上赐酒一百斛，饼饌三十骆驰，各径阔二尺，饲役夫也。京城士庶，罢市奔看，汗流相属，惟恐居后。及灵车过延兴门，上与淑妃恸哭，中外闻者无不伤泣。同日葬乳母，上又作祭乳母文，词理悲切，人多传写。是后上晨夕惓心挂想。李可及进《欢百年》曲，声词怨感，听之莫不泪下。又教数千人作《欢百年》队，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，画八百正官绝作鱼龙波浪文，以为地衣，每一舞而珠翠满地。可及官历大将军，赏赐盈万，甚无状。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鲠直，乃谓可及曰：“尔恣巧媚以惑天子，灭族无日矣。”可及恃宠，亦无改作。可及善转喉舌，对至尊弄媚眼，作头脑，连声作词，唱新声曲，须臾即百数方休。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，谓之“拍弹”。一日，可及乞假为子娶妇，上曰：“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礼。”可及至舍，见一中使监二银杏，各高二尺馀，宣赐。可及始谓之酒，及封启，皆实中也。上赐可及金麒麟高数尺，可及取官车载归私第。西门季玄曰：“今日受赐，更用官车，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，不道受赏，徒劳牛足。”后可及坐流岭南，其旧赐玩珍悉皆进纳，君子谓西门有先见之明。

12. 《剧谈录》

咸通十四年，诏自凤翔迎真身至于辇下。都城士庶奔走云集，自开远门达於岐川，车马昼夜相属，饮饌盈溢路衢，谓之无碍檀施。至京日，上与诸王亲御城楼。坊市以缯彩结为龙凤象马之形，纸竹作僧佛鬼神之状，幡花幢盖之属，罗列二十馀里。间之歌舞管弦，杂以禁军兵仗。缁徒梵诵之声，沸聒天地。民庶间有嬉笑踊跃者，有悲怆涕泣者。真身以宝举异之，居于内殿数月。俄属懿皇厌代，密使送於凤翔。先是真身到城，每坊十字街以砖垒浮图供养。妖妄之辈互陈感应，或云夜中震动，或云其上放光，以求化资财，因此获利者甚众。及官车晏驾，怙然乃定，诸坊浮图，一时毁圯。咸通乾符中，兴善寺复有阿闍黎，以教法传授，都下翕然宗之，所居院金碧华焕，器用俱是宝玉。语人云：焚香结坐，每告西方。及迁化，溢为普照大师。信者咸为出涕。刘都尉、崔给事寓、张常侍同，与中贵多为弟子。出城之日，皆缟素后随，劝朝士持斋。受其法者不复思理时务。